

熱情摧毀的姑娘

崔萬秋著

上海
真美善書店
1929

目次

熱情摧毀的姑娘·····	一
別府夜話·····	三九
邂逅·····	六七
他的新年·····	九七
睡漢·····	一一三
這一次的相逢·····	一四三

逸凡，賽因都在日本的水鄉廣島讀書。他們進的是高等學校。他們兩人同居在靠海岸的一家民家。那家姓藤出，家裏只有四口人，父母子女。在藤田家的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寺院，倒也幽靜而雅潔。逸凡，賽因吃過晚飯常到寺裏去散步，午後還有時在寺內的廣場打網球。

寺內附設着一個小規模的幼稚園，幼稚園園長以下有兩位保姆，年紀相差不多，都是剛從高等女學專攻科畢業出來的，看來不過二十歲。一位身材高些而臉盤稍瘦，一位臉盤稍胖，而身材略低。論容貌雖都具中等以

上的姿色，而其舉止言語之間，却有一種活潑可愛的風韻。兩位來來往往，無一時不是同道的。逸凡和賽因之如形影相隨，與她們倆出入同道正成一個對照。鄰家的婦女們都向逸凡賽因開玩笑說：「你們兩位先生同幼稚園的兩位女先生，正是好個兩對。」他們倆聽了，笑了一笑，也就不以為意。

有一天逸凡賽因兩人從高等學校下課回來，正遇着兩位保姆也夾着小包袱，提着汗傘，從寺裏出來，要回家去。好多嘴的鄰婦西原太太看見了四個人遇得太巧，便又忍不住的笑道：

「你看這兩對未來的新夫婦……」

逸凡，賽因倒也不以為意，可是兩位女先生却羞得滿面通紅。

「西原太太，就是好說玩話。」

那位高身材的洋裝女先生，這樣說着，却含羞地向逸凡賽因兩人行了一

一禮。他們倆還了一禮，便各自走路。

自從西原太太無意中介紹了他們相見，他們從學校回來，看見她們，彼此點點頭。不過奇怪處是從前常三五天遇不着一次，而近來竟每天午後遇得着。起初遇着，遇不着在他們是毫不以為意的，近來因每天相遇，若有一天遇不着，他們便感到一種清淡的寂寞。

幾個月過去了，學校放了暑假，逸凡，賽因便商量到市外海濱去洗澡，鍛鍊身體；鐵心君聽說了，也說一塊兒去，他們於放假後三天便一同到玖波町去了。

可是作怪得很，到玖波去是逸凡提議的，而到了那裏第一個感着不便，感着寂寞的，也是逸凡。在玖波住了不到一個禮拜，玖波附近的山都登遍了，附近可遊的名勝也都遊過了，海上的晨光，月色，都看厭了，逸凡一心想回市內來。

逸凡自己回到市內，初到那一兩點鐘，倒還好；可是把不在家時的來信拆看了，洗過澡，吃過茶，以後幹甚麼呢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起初漠然地在室內，不知怎的，覺得有甚麼不足似的。窗外男女兒童，正在熱鬧的遊戲；若在平時於夕陽斜暉之際，憑窗閒望兒童們遊戲，是他最快活的一件事，可是今天不知怎的，只覺得小孩子喧嚷得可厭。

好容易推到第二天早晨，預備洗過臉，吃些麵包，喝些牛乳，便仍回玖波去。起得床來，懶洋洋的拾起朝日新聞來，看了一眼，便又扔下；拿起英文每日新聞來，也找不到格外有趣的讀物，正在連載着的一篇英國短篇小說，看了一半，無甚趣味，便又扔下了。無聊地跑下樓去，洗了洗臉，機械地走出大門深呼吸的時候，如夢初覺一般看見了嬌嬌婷婷的兩位女先生過來了。那位高身材的向他微笑了一笑說了聲「早安，」又接着說道：「不是到玖波去了麼？」逸凡不知怎的，心裏快活起來，天上是晴

朗的，大地到處是光明，不知名的小鳥在枝頭歌唱，似乎是贊美這可愛的夏之清晨。他滿面春風地答道：

「昨天午後回來的。」

女先生笑了一笑說：

「今天幼稚園裏有兒童游藝會，有工夫請來看。」

他鞠了一躬說道：

「好，好，好，我去，我去。」

逸凡心中充滿了光明，他覺得這個世界真是可愛。尤其這個廣島可愛，尤其他住的濱藤田家附近一帶可愛。他不再想回玖波了。他吃了麵包，喝了牛乳，回到自己住的那座小樓上把被褥疊起來，把蕭子用心的掃過把書籍用心的整理好，拾起了剛纔讀了一半的英文小說來重讀，覺得描寫很入微。把朝日新聞的社論看了，也覺得中國的時局頗有些眉目了。

他快活，他歡喜，恨不得跳了起來。

他聽見寺裏琴聲響了，知道兒童遊藝會業已開始，他換了件新洗好的夏季和服，拿着一本小說便到寺裏去。那位身材高些的女先生招待他異常親切，把他請到貴賓席上——其實貴賓席也不過有個墊子坐而已——參觀。幼稚園的小孩子還能演出甚麼大不了的游藝，他所以看，說老實話，他是不忍辜負了那位高身材女先生的好意，他坐在那裏看小說。那一幕完了的時候，他便附和着拍拍手。

「狡猾的蔡先生！看也不看，只附和着拍手做什麼？」

逸凡一回頭看，高身材的女先生站在他的背後捂着嘴笑。他不好意思的笑道：

「那裏，我耳朵裏單聽着呢。」

女先生好像還想說什麼的時候，聽見有兒童喊「吉田先生，」她便匆

匆的去了，他這纔曉得那位高身材的女先生姓吉田；又得知些的那一位姓橫山。

那一天他真說不出的高興。相識幾個月了，今天是第一次談話。並且她又是那樣的愛嬌。他午飯時多吃了兩個鷄子，自己心裏說這是今天的慶祝。

他每天只要在早晨深呼吸的時候見一見吉田小姐，說一聲「早安，」他便高興一天。第二天仍然是期待着那一聲「早安。」可是他們除了「早安」以外，便又很少談話的機會。

二

暑假匆匆地過去了，賽因，鐵心等也從玖波趕回來上課，他們的生活便又恢復了原狀。

九月二十日那一天，這是逸凡所極難忘的一天。那一天他照例的從學校回來，出乎意料地竟沒有遇見她們。每天見面，已經成了他精神上一杯甘露，那一天不見面，他便一天不快活。九月二十日竟沒見她出來，已經走了麼？他把書包放在樓上，便又無聊地下來，啊！那不是她們是誰？啊！她們竟直揮他的大門來了！他心裏不禁跳了起來，臉上有些發燒似的。她們走近了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：

「幾個月來，多蒙您關照。現在幼稚園人數多了，不得不移到別處，今天我們不得不別離了。」

吉田小姐悽然地說。

「怎麼？移轉？別離？我們竟不能見面了麼？」

逸凡驚駭的說。

「我們可以常常來玩的。」那輕易不肯說話的低身材的橫山小姐這樣

說。

「是的，我們可以常來玩的。」吉田小姐勉強微笑着說。

「那麼，請多多保重。」說着，兩個人鞠了一躬便又走向別家去辭行。

逸凡悵然地望他們倆的後姿，恨不能要哭出來。爲甚麼要哭，他自己也不曉得。

逸凡正在茫然若有所失的時候兩位女先生又走向逸凡來說道：

「姚先生回來的時候，請代爲問候罷。不能等他面辭了。」

姚先生是指賽因。

逸凡呆呆地點了點頭，讓她們自去了。他無聊地回到樓上，坐不住，便又跑下來，下來仍然不安，忽然想起了甚麼事似的，便追向那兩位女先生。可是那兩位女先生剛上了電車，只在電車轉灣的時候，看見他孤另另

地站在那裏，她們便笑着向他點了點頭。

他追她們的目的，是想問一問她們——尤其吉田小姐——的通信處，可是天公那麼捉弄人叫他晚到了一步，竟失去了那種好機會。他深悔她們來辭行的時候，他忘了問；他又恨自然科學太發達，世界上竟有甚麼電車這一類的玩意兒，破壞人家的好事。

完了，甚麼都完了，他每天所期待着的一聲「早安，」一個微笑，今後永遠得不到了。他那一夜胡思亂想地，沒有睡得着。早晨五點鐘醒來，便危然坐在自己讀書的位子上，繼續地想，直到六點半鐘賽因醒了，他纔機械地疊起被褥，洗了臉，早飯也懶得吃，便跑上學校。

他在路上遇見許多日本同學，都活潑地，快愉地向他招呼「早安，」他便可憐人家，覺得人家是如癡如夢，人生有甚麼意味，值得那樣歡喜？他看見成羣結隊的女學生搖搖擺擺地攜着書包，裁縫到學校去，覺得女學

生不過是這套的機器而已，你撒甚嬌？只顧想，不顧看路，一輛載貨物的騾車走在跟前，若不是車夫拚命地把騾子攔住，他正與騾子碰個照面。

這一天在學校之乏味，真是一言難盡。他看見日本的史地教授的鬼面孔，覺得可厭，他看見許多學生一個個趾高氣揚，都不脫帝國主義的臭味。他懶得聽那心理，論理的講義，他不樂意讀那一連十幾個字母纔組成一個字的德文。他厭了，他倦了，他無論如何忍耐不住了，十二點鐘的午炮一響，他便破例的早早跑回家來。論正理，他午後還有兩點鐘的課呢。

回到家來，無力地把書包扔在桌子上，拿了幾本書枕着便酣然入夢。

賽因把他叫醒時，已經六點鐘了。窗外下着驟雨，風聲呼呼地叫着。

賽因問他是不是病了。他說不是，昨夜失眠了，所以今天有些疲乏。賽因說不是病還好，已經六點鐘了，快起來罷，房主人多會兒就請吃晚飯了。他有意無意地答應着，只是懶懶的的待房主人喊了兩三次，他纔把睡後賽

因為他蓋上的被子揭開推在一邊，下樓洗了洗臉。洗過臉坐在樓下小飯廳裏，房主人說菜早就做好了，因為蔡先生睡着，已經有些涼了。請先有今天的晚報罷，菜一會兒便熱好。房主人說着又從帳臺上拿了一封信來，說是四點鐘到的。他懶懶地接過來，見後面寫着C.Y.發，他也莫明其妙是甚麼人寄來的。懶洋洋地把信封拆開，呀，了不得，是她來的！是使他坐臥不安的吉田小姐來的！逸凡無聊的臉上，驟然放起光輝來，他貪食似的急忙看道：

「蔡先生：

田舍荒蕪的家園！也有秋風來訪，啊，秋來了！秋！好一個詩的時光！寂寞的田舍之秋，使得恬靜的心懷，思念着種種的舊夢。被諸和的環境包圍着的無詩才的我，竟一首詩也做不成，思想起來，未免太可憐。

貴兄還是照常地，勤儉地用功罷！我今後不能在每天早晨，看見貴

兄早換的影子了，覺得異常寂寞，前途使命甚多的尊貴的貴兄呀！請您專心致志的用功，爲世界一有爲之人。

讀書之 *reason*！千代子從衷心裏希望貴兄對於學問之精進。

我在短期間，也可以自由的讀幾天書了，心裏頗爲高興。只是動不動便要想到貴兄的身上，真是沒有法子。

那麼、蔡先生！請您安靜地用功罷。我在寂寞的山村裏，祈禱貴兄的健康。

九月二十一日 廣島市外矢賀村 下組

吉田千代子拜。」

逸凡讀了這封信的歡喜，請讀者們想像罷。晝夜懷想的人，自動的來了信。忘記了問她的通信處，她自己把通信處報告來了。

「她也在愛着我！」逸凡這樣想，匆匆地吃過了晚飯，恨不能一步跑

到矢賀村去會她。可是外面的風更急了，雨更大了，他不能夠出去。

在不能到她家去以前，第一要做的事情是寫一封信，把自己從看見她以來，所有的感情告訴她，簡直毫無隱藏的把他戀她的熱情吐露出來。可是這如何能行呢？她的信是極平淡的一封社交信呀。接到一封社交信，馬上便把自己的戀愛之情暴露出來，這如何能使得？他躊躇了許久，終於任他的感情活動着，寫了一封充滿熱情與愛意的長信，在狂風暴雨中，他親自送到郵筒去。當放入筒內時，他默禱這一次的戀愛能夠成功。

第二天午前仍不得勉強的上課，午後便從學校裏逃出來，去找矢賀村。據一個小菜館的老頭兒說，矢賀村在廣島驛東邊，他坐電車到驛前，穿過尾長町向前走了多時，只見一座小山障在目前。山上滿栽着松柏杉樟等樹木，遠處看來，蒼蒼鬱鬱，非常茂盛。「若是矢賀村就在這山的附近呀，我便要搬到這裏來住了。風景又美，吉田小姐又住在這裏，有電車的

便利，通學是很可以的。」他一路走着，一路想。他照着一個鐵匠指給他的路走，果然一轉過這座山，那山角上的一家便明寫着矢賀村××番地。他真高興，現在來到意中人所住的村莊了。這村莊真不壞，地位在蒼松翠柏的山麓間，昨夜大雨之後，今天顯得分外的清明。秋蟬在樹蔭中吱吱的叫着，村人多半在近處的水田裏工作。街上人家，多半一面靠山，大門對着曠野。他慢慢地在街上走着，兩隻眼睛，不住的左右轉動，留心看吉田小姐的家在甚麼地方。不滿百家的小鄉村，業已走過一半了，仍不見有寫着「吉田」兩字的大門。他心裏漸漸覺得有些苦悶。爲甚麼竟找不見吉田的大門在甚麼地方呢？其實他找到吉田的家，也是無可如何的。一個面生的外國人，那能隨便到人家住宅裏去呢？可是好不容易來到這裏，竟找不到一個大門，未免太難爲情。他走到一家小雜貨店前邊，想借買明信片爲口實，問一問這村內是不是有吉田這一家？可是人家不疑惑他麼？無緣